

初春气象还是残冬。惊蛰之后，方才葱翠争荣、红肥绿浓。桃花海棠逐次开过，花团锦簇，蜂蝶乱舞，祥和之气上来了。路边野草蹭着蹭着，顶出了一小截嫩青，绿得逼人眼。草地软绵如酥糕，人坐下，四下里清冷幽绝，惟鸟语相关，遥相呼应。

春光易逝，夏天来了，蝉开始零星叫唤。栽秧人弯腰劳作不绝，白鹭的影子映在田中央。水蛇悄悄游过，人并不惊奇，只手拿住，远远扔进田外草丛，径自躬身取了秧苗。

夏天风物别有况味。扁豆初发，一顶顶白花颜色无邪，也有紫色的花。白蓼长过短墙的时候，桃子毛茸茸的。金银花青藤正绕在乌桕树上，或者无可攀依地盘伏在地。牵牛攀在篱笆上蜿蜒在田坝边，辣椒禾长高了，茄子渐渐粗大笨重，憨憨挂一头露水。青嫩油肥的玉米叶发了满满一地又一地，地边种了豇豆，豆苗繁茂，地头茅草更繁茂。

晨风清凉，早霞照在山头绿红相间，傍晚日头又染得西天灿烂，花花草草变了颜色。默默坐在塘埂翻一本书，或者静听鸟叫与虫鸣。农人过来坐歇，彼此低头无言，终日疲劳似乎消失在黄昏里。瓦房炊烟升起来了。

炊烟袅袅，暮色也袅袅，田间地头劳作的人陆续施然归来。男的皆赤脚，小腿突起，很强壮，臂膊、头面晒成紫赤色，肩膀上总挑着担子。女的偶尔穿着胶鞋，扛起锄头。几个老人掇一爬凳稻场上坐着，从口袋取一撮烟丝塞进烟锅，用火索点上。烟雾在夕阳暮色里，一会是灰色一会是紫

多彩岳西

看到一张老照片，1988年的岳西金山桥桥头。仔细看，会注意到桥头街边的一行绿树，可是闭了眼，你仍然会觉得那是一张黑白照。底色是有时代感的苍黄温暖，黑色的屋瓦，青砖的墙面，灰黄的水泥路面，大沙河里有白亮亮的清水。而一条平阔的水泥大桥上，三四辆货车、客车、拖拉机以及一辆轿车，缓缓往桥上驶去。远处，青山隐隐。嗯，这就是和我一起长大的金山桥，一代人的记忆。

金山桥始建于1978年，桥梁宽9.5米、全长139米，是岳西第二座钢筋混凝土双拱桥（第一座是修建于1967年的建设桥），位于岳西县城中心



方丽清，现居岳西。有散文随笔散见于数十家报刊。

岳西的四季

胡竹峰

色。四季情况如此，只是夏天人衣服穿得少，赤足赤膊，招来蚊子，少不得啪啪两掌拍过去，手起声落，殷红红一点血印。

夏天夜里，充满草木的气息泥土的气息。热得奇怪，人皆出来乘凉，喝一杯又一杯凉茶，喝一杯又一杯开水。或者在大树下坐着塘埂上躺着，最不济也在自家院子里摇摇芭蕉扇。有人索性四仰八叉竹床上，手起扇摇，用毛巾、手帕擦汗。风不时掠过，牛在栏里懒懒地嚼着芭茅，嘴边淌着白沫，唰唰的磨牙声，在夜色里，鼻端若隐若现地拂过阵阵微薄的草香。猪在石圈打着鼾，鸡鸣之类在埭里唧唧嘎嘎。唱戏机的声音传得很远，切开了夜的静穆。不多时，渐渐起了露水，人声小了下去，唧唧啾啾，一弯新月挂在门前的梧桐树上，满天星光下灯火昏黄，越发显得安宁。

屋后水田青蛙的叫声连着天上地下四面八方。有人在田埂上引水灌溉，也有人在田坝后面钓黄鳝，用一根细长的铁钩，穿上饵料，塞进石缝里，只等着那长虫上钩。捕得黄鳝，装到背上竹篓中，天明拿去市上，换一些家用钱。捕蛇者的灯影从下到上一路打。灯极明亮，光柱粗大，像一根树棍在夜里舞动。虫鸣满山遍野，黑压压充塞天地宇宙。蛙鸣更响亮一些，在柳树下面的荷塘边和田坝上还有山洼里，一声又一声，一

声高过一声高。夜隐隐深了，凉意渐渐上来，草间的露水湿人手掌，小孩才上床睡觉。

大热天，狗在檐廊吐长舌头，牛伏在大树下甩尾巴拂苍蝇，或者滚在泥宕里弄一身污泥。泥宕实则池塘，暑天用来灌溉，见了底而已。有年池塘放水，泥鳅跳动，农人赤脚下去一尾尾捕获，一户各得两盆，家家欢喜，回去烤干，祭了数日五脏庙。

秋日常有物事入了《小园赋》文意：“一寸二寸之鱼，三竿两竿之竹。云气荫于丛著，金精养于秋菊。枣酸梨酢，桃穠李萸。”更有落叶半床，狂花满屋的景象。稻田收割完毕，不再蓄水，撒上草籽，学名叫紫云英的。到了早春，紫云英绿茵茵一片，开有无数细小的红花。早晨路过，花草茎叶挂满未干的冷露。阳光好的时候，孩子们在上面滚来滚去。

水稻早就收割进仓了，玉米地重新挖过。农人舍不得田地空着，开始种冬小麦。田间地头到处烧有火粪堆，做有机肥撒在地里。那火堆由草根、牛粪、柴草组成，堆成一个丘状。一柱柱浓烟如大地烽火，竖在田野，此起彼伏，半月不绝。

孩子们盼着降温，盼着门前池塘上冻，冰结得厚了，胆大些的跑上去玩，我从来不敢，偶尔想试，怯怯走三五步赶紧回来，心胆俱慌。喜欢砸冰块，啪一声四分五裂，倘或砸在冰面，

更是四射着滑得很远。池塘后坝棕榈树上的冰柱子有一尺来长，看得人欢喜，掰在手里把玩，冰凉刺骨，冬天的气息弥漫全身。村头那口井例外，天再冷也冻不住。冬天的早晨，水井雾气蒸腾，越冷雾气升得越高，仿佛鱼虾成了精，腾云驾雾一般。上学的时候，总要闻闻井口的雾气。清凉，澄澈，让人打个激灵。

冬雨绵绵冷落下，湿漉漉肃穆一片。地上的树叶、果木在雨水里泡出一丝苦味，偶尔也有发酵的霉烂味，冬天越发面目森然。雨终于转化成雪。薄暮时分，北风越刮越紧，下起了雪子。不一会，雪浩浩荡荡飘了下来，一片雪飘至睫毛间，眼睛一凉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唐人故事集》《黑老虎集》《南游记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。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奎虚图书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。

青色的，特别好。

2010年，由于建设年代久，长期超负荷使用，以及洪水的侵袭等诸多因素，建设桥主构件严重损坏，桥面有许多裂缝，水泥栏杆里的钢筋多处外翻，一副沧桑的模样。2010年12月28日着手实施改建工程，许多人都去了桥边，飞扬起的灰尘里有许多记忆和更多的展望。

2012年，建设桥改建成功，更名为金山廊桥，桥中间汽车通行，两边是三层门面房，四部自动扶梯，全框架仿古建筑，廊桥总长128米，宽38米，驾驭在衙河之上，是岳西县城的商业纽带。该廊桥在当时创造了三个之最：“宽是中国之最”“大别山人文景观之最”“安徽廊桥华贵之最”。如今这座具有汉唐风貌的古典建筑繁华依旧热闹依旧，尤其夜市时分。

沿着河，沿着桥，晨昏里，有许多散步、锻炼的人。有时候，暮色慢慢落下来，河水只剩淡淡的影子。一只白鹭从河床上来，拍动着翅膀，一下一下，往廊桥顶飞去，羽下有风，寂寂无声。此时廊桥上已是华灯初上，大红的灯笼，五彩的汽灯，古雅的飞檐翘角，而月亮正挂在檐上，冰团一样。烟汽迷离里，白色的影子越飞越高，似乎要往月亮里去了。——那是我们的廊桥，仿佛天上的街市。

无妨说，一座桥就是一个县城的代言，就是一个时代的剪影。

一桥飞架南北

方丽清

心城区，也是县城的一个重要枢纽。修成只用了三个月，一桥飞架南北，是当时的一大盛事。

那时候，岳西叫衙前，河叫衙前河，乡亲们有事到城关都说到衙前去望到了衙前河，踩上了大桥，衙前就到了。

衙前以衙前河为界，分为老街、新街两部分。老街在河以南，新街在河以北。河南边是商业中心，河北边是政治中心。河上的两座水泥钢筋桥，一条往南，一条往西，往南的叫金山桥，往西的叫建设桥，两桥连起了小小的县城，曾是岳西最壮观的两座桥，熙来攘往，日夜不休。

父亲1958年前后在岳西中学读书，那时衙前河上尚是一架木桥，人和自行车可以往来其上。父亲说那时的河水很丰沛——“到边到沿”，夏天水大时，河水会漫上桥身。木桥横跨河上，长度和金山桥相似，宽度不足，河下也是木头做的河桩，在河桩旁设有挡水板，应该是起分流和保护河桩用的。

岳西是小城，又是山城，晴天

雨天，冬天夏天，衙前河都是一派汤汤的样子。大院里一堆年纪相当的孩子喜欢围着河围着桥放野马，桥头桥尾、桥上桥下都是孩子。雨天，孩子们会勾着大桥灰色的栏杆站在桥上，望着水流裹挟着上游带下的水草树枝在桥墩下打着漩流；也会在大晴天直接跳到河里去浪去抓鱼捉虾，大桥长影里的水最是清凉，直凉到人心里去。总有那么几年的暑假里，在一场又一场的暴雨后，河水的水越涨越高，海子一样，我常被妈妈打发去看一眼老大桥。伸着头，看浑黄的河水在桥墩下滚滚而过，看水位离老大桥桥面还差多少。有经验的老岳西人通过老大桥的桥墩桥洞判断水势。对于当地人来说，老大桥是丈量内心安全感的刻度尺，一年一度的梅雨季，人和桥之前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：老大桥没事，洪水就没啥事。

老大桥是我上下学的必经之路。傍晚放学的时候，夕阳刚好下来，看着太阳挂在山顶的树梢上，整个山顶是金色也是绿色的，老桥是灰